

昌黎先生集

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

泗濠節度使十五年加檢校右

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

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

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

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

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大...小...廿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一

世孫堂 李仁

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

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

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

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抑而行之必發

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

忘或作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

皆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

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

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

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下之事上不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

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

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也或作孟子

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

从抗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

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

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

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

據而云考孟子上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

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

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

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作而能愛而忘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

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愈蒙

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

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

而入終酉而退終或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

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事聞下或無執

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

也字餘並無今從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

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

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

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

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無或

大正卅七年六月廿九日所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

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

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

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三字伏惟

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此不當有矜其愚

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

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

大正卅七年六月廿九日 世系堂三季子

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
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
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為科第
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
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眾也直
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
公稱道
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
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
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渴或愈不善
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
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

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
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
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夫別

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
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
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下或不知者乃

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
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

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生

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

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作謂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貞或作上于頓字允元

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頓音迪

七月三日

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將仕郎守

昌黎卷二

五

世采堂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

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

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

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

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

敢以聞於人有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抱閣抗蜀本作苞文選包多作苞陳寔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

有出人字且今按韓公未必特立而獨行道

方而事實無立下或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

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

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

邪或無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

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又聞也

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

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

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

足也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愈今者惟朝夕芻

王無功下或雖遇其人未暇禮焉非是則非

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齷者既不足以語之

以一作與以與義通。齷測角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又不得切。

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

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

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為宣州判

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 公時在徐州幕 凡兩度枉問尋承已

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 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

昌黎卷二 七 世綵堂

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

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 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

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

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

輩 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

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 靈臺字宣州雖

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

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

不入 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 風氣所宜可

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
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
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
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
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父所與交往
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
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
慕其一善或以其父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
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
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或
有亦字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
或作可乎此諸或作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
或諸或作此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窺之閭奧而不見
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
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
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

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

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

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

於胷中耳為以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

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

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

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

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

昌黎卷十七 九 世綵堂

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

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有於字至於

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

也膾也音。為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

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

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

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

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

旋而死旋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

者意竟如何或無意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

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

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

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

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

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

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

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

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潁近者尤

衰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

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目視昏花尋常

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

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

鬚或作鬢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

者又可以圖於父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

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

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足下何由得歸北來

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
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
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

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
公於十九年冬陽山此
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
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
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

二十

八昌黎卷十七

十一世綵堂

奎

進

候下或無於字

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

或無益字或無日字

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
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
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
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
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

專上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
始生之跡上或有也字皆非是

去年春亦嘗

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

若上

或有其字也

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
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閱字為對屬

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或作屬或从文苑云

非厲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

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

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

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或並有其字愚或退

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

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

以示其意也不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

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

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所為下或下有賦

是字非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唐邵氏有聞見錄云

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

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

解不暇擇耳今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

人少者知者今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

其意而略其禮可也作意或言愈恐懼再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

朋友道缺絕諸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

昌黎卷十七 十一 止採堂

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
从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决
無此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

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

惟恐已之不自聞也音○慄而今而後有望於

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

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音○囂相訾百倍

音○訾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朝夕

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

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下思

昌黎卷十一 一三 綵堂

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

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

字或是天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

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

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此豈徒足

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

慄寒心故至此已來作已或以剋己自下雖不肖

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

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

不信其行禮記儒行父不行下孟切嗚呼不

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

行或無而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

向或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

如何且下或有懼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

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

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無過上或願足下不

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

敢虛也不敢忘也中行書同或作頓首與衛

與衛中行書

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

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

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

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

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

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一二字則

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

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

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至於汲汲於富貴以

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

能任者也或謀上或無能字謀下如愈者又焉

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

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

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

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

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

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

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

而小人得福為幸為幸或作為以其所為似

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

可也吉下或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

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

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皆存乎已歟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

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

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

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

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
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
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
也而居或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

公此書諫張建封

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

諫或陳諫者

四八五

世綵堂

十六

世綵堂

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

足聽故哉

閣抗蜀本如此而或從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

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為也今作邪字讀之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或心上

文理尤順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有身上字今之

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有激

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

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

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

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

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

之間之事明之耳無事上或馬之與人情性殊

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

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

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

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

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

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

大小二五十七

昌卷十七

十七

世綵堂

丁

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

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為

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為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

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臆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

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

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左氏昭二十八雖豈

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

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此書無論文字公

辱示初筮賦筮或作仕實有意思是但力為之古人

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

何下有或有有字或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

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小稱

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大稱意即人必大怪

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

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

字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

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竅

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或無今昔揚子雲著太

大九六二
小九七昌外卷十七 十八 世綵堂 丁

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世不我知

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

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相譚亦

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老子未足道也子雲

豈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

或作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

周易師上或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

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

明矣直百世以竅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

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

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

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

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幾下或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

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

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久不談聊感足

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而字非是愈

再拜

昌黎卷十七

十九

世綵堂

才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

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儔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

人于儔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以其年登科侯喜以十九

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和年張後余張茲以二年

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王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

皆爭為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

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

右其足跡接於門墻之間或無陞乎堂而望

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

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攷

攷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

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

心之道也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

士謂有待而為則事字當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

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

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

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

昌黎先生十七

二

世孫

范

疑矣或無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

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

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

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或

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

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喜之家在開元

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

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

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

之暇其耕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

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

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

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

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

士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

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

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

邪妄詐偽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

大二三六小四五

昌黎卷二十七

廿一

世綵堂

爭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

或無矣字或有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

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

記豈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撫言云韋紆即羣也玉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

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方作行方語為贅即

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

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

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

能上或字無而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

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或語或作論期乎有成而

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張苘者元和

二年弘中進士第茲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

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張後餘者貞和二年

中進士第李翊者貞元十八年或文或行皆出羣

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

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

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

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考文章甚詳愈時

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

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

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

曆七年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

中第緯崔羣玉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其餘

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

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

人下或無至今以為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

如此字

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今執
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上謀
或有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
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
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
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世孫康氏
刺梓家塾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邢謂邢君

也牙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玉

三王 八三

昌黎卷一八

一

世綵堂

文

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

下豈上或有是字

赫赫乎泚泚乎

或無泚泚乎三字。泚音光

功

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

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

傳

傳驛逆也周禮大僕傳達于四方音轉

或願操一戈

操上或無或願

乎是者蓋亦有說云二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

字乎是者蓋亦有說云

蓋亦或作亦蓋說

豈非

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
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
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
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
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
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
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
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
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
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
於精鑒博采之而已或得或作待已下精鑒於
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固字又博采於人百
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愈見天下
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下或有矣字天下之
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
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
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
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

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

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

能去者此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

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

進敢遽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作或

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

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謁字誠字或

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眾人視之則殺

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

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

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皆非是來

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

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

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二歲上宰相

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

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

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過潼關而此

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鳳翔在

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鳳翔在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遇或雖

四下小一
昌黎卷一八
世綵

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

過之而不睨匠石字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

事見戰國策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顧馬

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

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

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

或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

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無

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

力小九七 昌黎集卷一八 四 世錄

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

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

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

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閣杭本以其

而無昔人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為

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某何哉則似決

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有懇切必求

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懇切必求

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之

說文意方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之

不其通暢恐尚有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與韋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

也

月日愈再拜

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天

池之濱大江之濱

扶文切

曰有怪物焉蓋非常

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匹或作比其得水變化風

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有天下或地字其不及水蓋尋

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

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獫獫之

笑者

禮記獫祭魚選獫獫睽

蓋十八九矣

無或

十字矣或作年方以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

昌黎卷十八

五

廿

廿

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義非也

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如有力

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

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

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

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

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

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

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

清波乎

而轉或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

其哀之命也

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枉命而且鳴號之者亦

命也

且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號

愈今者實有類於

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岳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

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岳豈正夫即岳

夫邪今且从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

大正和令二

昌東卷一八

六

世孫堂

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

先進之門

凡或無字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

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

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

名

接後輩下或有之字

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

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

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

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

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

其是爾如是而已

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

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通

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

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

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

柔桑其下侯甸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

閑兮此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

非難也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

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

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

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

沈浮或作沈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

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

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

不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

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

後進之為文或無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

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

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
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
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
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
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
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

殷侑也或注街字非是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

夫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為侑無疑序作於元

卷十八

八

世綵堂

文

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歟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
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
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
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
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
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踈踏上子六反下資
昔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
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是非是又聞口授

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
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
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
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
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
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
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
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

作春秋公羊解詁 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

卷十八 九 世采堂

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
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綵綵若此之至
綵綵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
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
託不腐其又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
再拜

答陳商書 公為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

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且知或作具愈敢不吐情實

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

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字無立王之門三年

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

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從閣

字云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

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

者八音並奏而其一聲之中大者為宮細者

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

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謂

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

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其器使其

細恐其掩於眾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

聲重大而與眾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

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為宮聲

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

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此瑟字句獨以絕諸本如

而為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是所謂工

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無也字皆非是今舉

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求字道有

此字或無而為文必使一世不好得無與操

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誠或雖

世錄堂

上誠字有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無言下或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

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

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

大下小三三

世綵堂

十一

世綵堂

系

司馬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

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

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

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日手示披讀數番閣抗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

今書○今按閣抗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文潮州

時元公和十四年正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

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故自

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

勝不為事物侵亂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

子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不以理自勝不
為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
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與
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

之語雖不盡解要自曾中無滯礙以為難得

因與來往閣要自蜀本刪胃中無滯礙五字自此

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為
後人妄意隱避剛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

意則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不復成文中刪去蓋
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夫大用之

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存養所未睹且
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識夫未睹之

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所未睹之
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任者不為不重體

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能離乎文字言語之
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之

息邪距詖之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
過從之樂方且懣懣不聊之自遣而卒然見夫

瘴海之濱異端之與學乃有能自遣而卒然見夫
為事物侵亂之端與學之語雖不盡義理自勝不

凡此稱譽之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
其福不其禍不自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

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穉穉之有秋而悟我也
之黍稷之未熟以理自勝不求諸物以盡聖賢

無復羨於彼而吾之豈不以自任者及祭神至
益恢乎其有餘地矣所以不偉哉者及祭神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

世綵堂

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
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
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
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
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見詩旱麓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
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或作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

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
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
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

可誣也

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

又肯

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

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或作非大惑歟

且愈不助釋

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

子下或

今天

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

明

或複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

則三綱淪而九法斲

都故切

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為禽獸也

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

云或作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

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或作非是其

有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

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

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十二二三尚皆或無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

昌委卷十八 十四 廿綵堂 范

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

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

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

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

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

本出方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

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向或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故愈嘗推尊孟氏以

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蘇軾曰孟子作禹

秋而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孟

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

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於

此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漢氏

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

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

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寤以微滅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眾而

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釋老之害過

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鴈鄭少微曰

二而立言行己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

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始

人一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

不徧愛急親賢也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

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

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

往也愈則佞于頓干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孟

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

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

昌黎卷十八 十五 世綵堂

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而或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作且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鑿山人書

大小

昌黎卷十八

十六

世綵堂

丁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

史記魏公子無

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執轡愈恭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

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

百子為書各自名家

或無書各自

亂聖人之

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

或作

故設問以觀吾

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或

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不如六

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

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

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

有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

安不在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

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

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能奇亦復

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

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

方乃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故

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

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

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

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

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

或無衣字繫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

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下或有足下行天

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

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

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

昌黎卷十八 二十七 世綵堂

俗阿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

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

下或有狀字

慕仰風味未

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

連辱或作辱連紙

告以恩情

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

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世綵堂

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卒也諡曰傾式始刺蜀州劉闢作難暑牒首曰闢副曰式

參謀曰符載意使君欲欽想所為有欽上或益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欽想所為有重字

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

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何幸

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知上一字疑若使在

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

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複出默字○今按

衆本皆未安疑本用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

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

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去心或無期之無已四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今按捐罷字疑衍○又按此書題莊子云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竢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

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此館時

書

昌黎卷一八

一九

世綵堂

圭

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音甄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棄或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

務作威福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

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

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今逢又能行

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作白或載

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

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

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

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

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率聯得書足

平

昌黎卷十八

二十

世綵堂

圭

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

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

命又執筆以埃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世綵廖氏
刻梓家塾



